

史提夫自誇 性感過安妮夏慧

型男、美女、特務、動作，沒錯都會在電影《特務S嘜》（Get Smart）裡出現，問題是，故事的真正主角，並不是情報局內的星級特務，只是其身旁那個沒有實戰經驗的「新仔」阿嘜而已。加上飾演阿嘜的是《嚟多件衰鬼上帝》的笑匠史提夫卡路爾（Steve Carell），大家就應該知道，不要帶着看「占士邦」的心情進場，要不然就期待像史提夫自己所說的，阿嘜其實很性感，就連女主角安妮夏慧（Anne Hathaway）都給他比了下去。

►史提夫卡路爾是新一代笑匠
▼史提夫在《特務S嘜》裡親身上陣演動作戲，大感滿足



《特務S嘜》改編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電視劇《Get Smart》，但就有點像是「前傳」，補充了原著電視劇沒有交代的背景，包括這位「騎呢」特務的來歷。《特務S嘜》故事講述美國間諜情報局特控辦受到偷襲，令局內特務身份曝光，不得不將分析員阿嘜（Maxwell Smart）晉升為特務，編號86，負責搗破邪惡犯罪組織「亂搞黨」（Kaos）企圖控制世界的好計，然而，阿嘜雖然一直渴望能成為真正的特務，亦通過了所有特務能力考試，但從未有過實戰經驗。

為新作驕傲

史提夫卡路爾說：「阿嘜這個角色的純真一面，在於他很想成為特務卻始終無法達到目的，所以當他得到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並第一次執行任務時，他是非常熱情和熱心的，只是有時會被過度的熱誠所累而惹上麻煩。不過，我想他這個特質應該會被觀眾所認同，畢竟每個人都可能試過在某些時候，嘗試去做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事。」

他坦言，要演繹這個電視劇經典角色並不容易，因為他並不想「照抄」前人所做的事。「電視劇裡的那個角色很深入民心，我希望忠於原著之餘又不是簡單地去模仿，今次我們將這部經典電視劇拍成電影，就要既要滿足原著的fans，又要吸引新觀眾。現在拍出來的效果，我會說我是感到驕傲的，因為它已同時做到忠於原著及拍出新鮮感。」

阿嘜非差勁

名特務總是要配美女才合襯，阿嘜這位「烏龍」特務也一樣獲派與一位身份還沒曝光的女特務，就是由安妮夏慧飾演、外表漂亮兼身手了得的「特務99」，另外與他共事的，還有戴雲莊臣（Dwayne Johnson）飾演的星級特務「23」，所以說，《特務S嘜》的確有齊型男特務與美女的元素，只不過型男另有其人而已。故事發展初期，阿嘜的手

忙腳亂，總是令「特務99」感到很失望，因為她不僅要與一名「新仔」合作，而且這名「新仔」還把事情搞得很不妥當，所以阿嘜除了要向上司證明他的實力外，還要說服身邊這位漂亮女拍檔他是能夠勝任的。史提夫說：「阿嘜對他的工作很認真及細心，很想證明自己有當特務的天分，『99』認為他根本未夠『料』成為特務，但時間會證明，他無論作為一個特務還是一個男人，都是有他的價值的。其實我看電視劇時，已經覺得他並不笨，反而是一個很有



▲史提夫（右）與戴雲莊臣在新片中都是演特務
▼安妮夏慧飾演特務的靚女助手



內涵及很能幹的人，也會為自己的原則而奮鬥，我不覺得他是個差勁的特務，只是有一點古怪。」

他打趣指出，其實要安妮夏慧與他一起出現在同一鏡頭裡，是「委屈」了對方，因為她並不夠他「性感火辣」，結果只會被他比了下去。「看電影時，觀眾的目光都會集中在我身上，很明顯是因為我內在的性感啦！所以如果我倆出現在同一畫面裡，安妮就一定因此而隱沒在背景中，我也為她感到難過。你看，她與我不一樣，她沒有漂亮的眼睛、沒有像瓷器一樣的膚色、穿起皮製跳傘裝又不會特別性感，但我就有齊這些特點！如果你問我，安妮在戲裡是不是很性感，我會說『OK啦』，但我就超級性感，觀眾入場都是為了看我。」他笑說。

首嘗動作戲

史提夫卡路爾是荷里活其中一位深受歡迎的喜劇明星，電視界出身的他，在〇六年贏得金球獎最佳電視男演員獎，而他最為港人認識的電影作品，要數去年上映的《嚟多件衰鬼上帝》。《特務S嘜》帶给了他一個全新經驗，就是這是他從影以來的首部「動作喜劇」，導演希望演員盡量親身拍攝特技片段，史提



▲史提夫（左）及安妮夏慧在片中一莊一諧，擦出火花
►史提夫親身演繹飛車戲，認真搏命



夫形容，那是一個很有趣的經歷。「因為給我一百萬年都不會想像得到自己竟然會吊掛在車外及從飛機上游繩而下，他們要求我做的事，是我一輩子都沒想到自己會做的冒險。」

談到演一部成功的喜劇有什麼秘訣，他說，喜劇都是很主觀的，一個人覺得好笑的東西未必能令另一個人發笑。「我不認為會有一些全世界都覺得好笑的笑料，但這亦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有那麼多不同的變化。」不過，他認為，要令演出為觀眾認同，演員就要先去相信自己所做的是。你需要相信它的存在，即使它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你也要相信它是某個地方的現實情況。以喜劇來說，我總是覺得，當所有角色都不知道自己正在演一齣喜劇，出來的效果就會有趣得多，換句話說，如果他們都不知道那是一齣喜劇，那麼，他們只是在過自己的人生，對我來說，那就是很好玩的。」

問他最初為何會選擇當演員，他的答案不改笑匠本色：「我本來是可以成為一位糟糕的律師的，但我對於做律師一點興趣都沒有，所以雖然報讀了課程，最後一刻還是取消了。我當醫生就一定會有人被我殺死，如果我選擇做外科醫生，應該也一定會不斷發生病人死在手術檯上的事，所以我只好做演員，因為這個職業應該就不會傷害到任何人了。」問他在演戲方面還想作什麼新嘗試，他繼續搞笑說：「我一直希望多作一些不同的嘗試，我演過很多種類的喜劇了，下一次應該會演一部恐怖片，至於終極嘗試，或許是色情電影吧，哈哈！」

文：小 O



《十三點》傳奇不減



今屆書展不乏名家藝人舉行新書簽名會活動，也邀得好些香港品牌級的作者出席分享會，與擁躉作近距離接觸。今年春季開始全面活躍的李惠珍，她的「經典香港漫畫創作人」分享會不乏讀者捧場，除了同年代的書迷之外，還包括男士與孫女級的童輩列席。

如果潮流興交替互動（crossover），這個跨年代的聚會，也毋用四十年贅說從頭，事關「十三點的化身」李惠珍在今春重出江湖後，已融入社群與時並進。

李惠珍侃侃而談七十年代以中學生身份兼職畫漫畫，開展藝術創作事業，得到不少女讀者支持，在《十三點》漫畫出版至一七八期宣布停刊，主要是當年應兒童節目主持辛尼哥哥游說，跟他合作出版幾本漫畫叢書，及至這系列著作結束後，她是專注創作與統籌工作，實際並未退出本行。

最近法國旅遊局邀其開展《十三點：戀戀巴黎》的宣傳專題，她亦不認為是復出。自言一把年紀才學習操作電腦的李惠珍，就語重心長鼓勵各位努力學習，與潮流共進，無須退避，不過，她認為親手描繪作品總比電腦操作來得富滿足感，她寄語後輩好好享受手繪的樂趣，多加自己的想像與發揮。

若果以藝人形象代入十三點角色，李惠珍說當年就以蕭芳芳最神似，而現代的演藝界，她覺得薛凱琪的爽朗性格與

十三點頗融合，她未考慮將十三點拍成影視製作，倒有生產商有意將十三點製成手版公仔，如果互相配合不難成事。

與《十三點》年份相若的《老夫子》，其原創作者王澤曾公然表示，欣賞李惠珍才華，在今次分享會，李惠珍也作回應謂，若彼此有合作機緣實屬好事，名家惺惺惜惜，盼造就另一個 crossover。

十三點予讀者的形象是喜惡分明、關愛扶弱的千金小姐，在漫畫裡頭不乏追求者，多年來仍是妾身未嫁，她裙下之臣如畢圖士、瘦皮猴等，何者會奪得芳心？李惠珍笑言，十三點是看重男友品格，外貌不如畢圖士俊俏的瘦皮猴，仍是十三點的好友，但她仍未為主人翁落實嫁娶。

在分享會上，不少女性讀者對李惠珍及十三點舊情未減，更盼延續前緣，當中一位自言從不看《十三點》漫畫，但代擁躉太發言的男士，倒不否定十三點的魅力，與李惠珍面談又不感陌生。

有一位就讀初小的女童，好興致問起《十三點》其中一輯尋龜蛋的話題，又道出添叔添嫂人物，未見有代溝存在。

不容否認，漫畫教育的功能足潛移默化，十三點作風果斷、性格樂觀、遇難不退的正面思想，比諸美貌襯衫更富啟發空間，與原作者李惠珍永不言退的精神融合，於書迷更強化集體回憶的迴響。

周 沂

《太空奇兵·威E》發人深省



上個月《破天·慌》上映時，大家對於影片提及的大自然反擊人類肆意破壞生態的題材，不以為然，覺得是導演禮切沙也馬蘭重操故技、故弄玄虛的手法，但是到現在《太空奇兵·威E》以環保為主題訊息，以影像帶出如果我們不正視這個問題，在未來，人類將要自食其果時，沒有多少人會認為這是一部荒誕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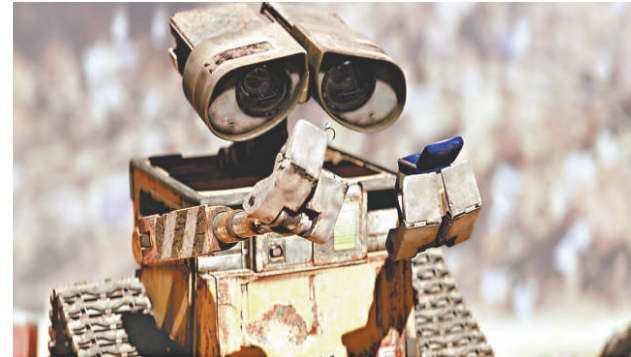
影片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看到偌大的地球上，四處堆滿垃圾，渺無人煙，恍如一個廢墟，只是剩下一個機械人和一隻變種「小強」在拾垃圾，當鏡頭慢慢拉遠時，配合色彩和音樂，一種蒼涼悲涼的感覺油然而生。

我不敢想像這是我們現在居住的地球，但我的腦海中同時浮現出曾經看過的新聞，由多次的能源危機，有多個城市由於不斷抽取地下水而面臨未來將可能陸沉，以致工廠、企業和個人每天不斷對河流造成的污染，還有就是不停的排放廢氣到天空造成全球暖化，和我們最感受到、最切身的就是我們的垃圾堆填區已不敷應用，政府準備擴大堆填區範圍，因此而將影響九龍東的生態和居住環境。

在那一刹那，這些新聞顯得特別沉重，再和《破天·慌》的訊息重疊時，我所想到的是大自然是否會出手反擊尚未可知，但人類自己卻不斷以製造人口、車輛、廢水、廢氣和垃圾，及無止境的開採能源，來毀滅這個地球。

而當鏡頭一轉到因為地球已無法容身而需要在太空中飄流的人類時，儘管那艘巨型太空船內設備齊全，但看到那些在現代科技孕育下的未來新一代，恍如「北京填鴨」一樣，真正是一群可憐蟲；不過其實不用等到七百年後，我們的身邊已經有不少在統一教育制度下出產的目標為本、市場為本的大學生，每天只沉迷於電腦、聽音樂、上網和玩遊戲機，既缺乏邏輯思考、溝通能力，同時又不積極和戰鬥力薄弱，至今仍未警覺他們面對海峽兩岸以至星馬的競爭強手，實在令人感到惋惜。

崔 曉



電影中的威E是清理垃圾的舊款機械人

評《赤壁》不爭朝夕



《赤壁》一片掀起話題，部分評論認為劇情不錯，部分則指劇本欠佳，究竟一部電影的劇本應該是誰負責的呢？

在美國，劇本定稿後，監製不輕易讓導演修改劇本，所以大部分美國電影可看到原劇本的設計。可惜香港電影往往是導演操生殺之權，所以有時「最佳劇本」並非出自編劇手筆，反之亦然。《赤壁》編劇有四位，其中一位是吳宇森，另外三位都是行內高手，包括陳汗、盛和煜及蘆葦。陳汗對記者說，吳導演最後定稿，而蘆葦則指，《赤壁》只用了他想的一個情節，就是曹操接到孫權一封空白的回信（原設計的收書及發信者不同）。蘆葦認為，《赤壁》的真正編劇是吳宇森。這是集導演、編劇及監製於一身的必然結果，即一個人「說了算」。

蘆葦對劇本的意見很全面，這大概因為他有參與編劇的創作關係。他認為，導演對三國時代的精神氣質「認識不足，把握不夠」；當時是風雨飄搖，生死存亡的時代，劇中人不應像住家男人一樣去管馬接生，或悠閒地為白鶴洗澡。蘆葦感到主角們無智無謀，不像英雄豪傑。他更把《赤壁》與《三國演義》對比，認為《三國演義》雖然歪曲了歷史，但至少藝術性兼看上去光芒四射；而《赤壁》則人物失敗，違背尊重歷史。

蘆葦更以吳的前作《風語者》（港譯《烈血追風》Windtalkers）為例，是吳導的失敗之作，原因是人物沒有寫好。他的結論是導演的文化底蘊不夠，吳導駕馭歷史人物，不及他駕馭黑道人物來得得心應手。

可是《赤壁》對我們熟悉的歷史人物之性格改動，卻有影評認為是把大題材的「浪漫化」，是擇善固執的情懷；即是說吳導非天真是刻意這樣改動。至於被批評最烈的「爛gag」對白，則是製造幽默的 comic relief，是港產片的特色；更稱吳宇森重拾港片的自由活力和放任精神，顛覆了



吳宇森（右）的《赤壁》，引起熱話

田 力